

一佛一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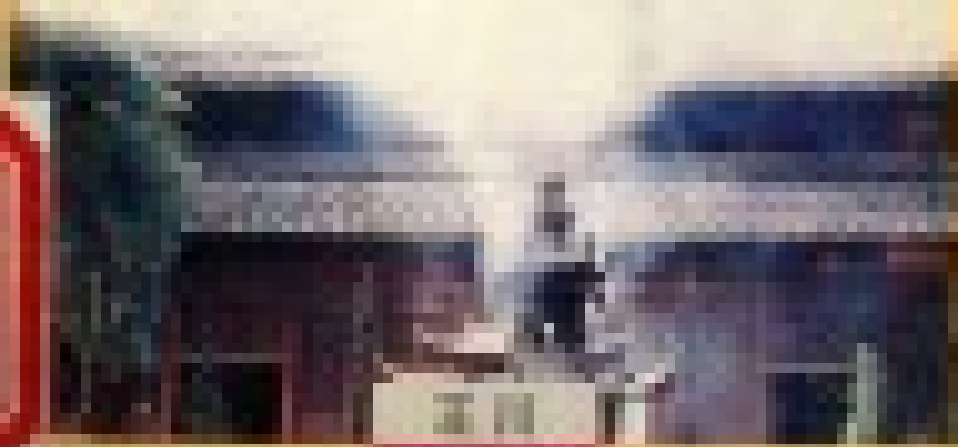
中国僧尼生活实录



江苏文艺出版社

——第一世界

中国精英生活实录



中国精英生活实录

王川
佛
世界
中国僧尼生活实录



(苏)新登字第007号

一佛一世界——中国僧尼生活实录

作 者：王 川

责任编辑：周鸿铸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90,000 199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497-6/I·476

定 价：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一花一世界
三藐三菩提
——《法华经》

全世界现有佛教徒二亿九千五百多万。

按照佛教的说法，他们叫“僧伽”。

僧伽是由“四众”组成的，即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优婆塞——居士和优婆夷，他们都得遵守佛家的“三皈依”和“五戒”。

三皈依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因而，佛、法、僧被称为是佛教的“三宝”。

在这三宝中，佛和法这两宝都是要依靠僧这一宝来维系、来传续、来研究、来弘扬的。试想，倘若没有了信徒，佛、法将何以维持？

在佛教创始以来的两千多年中，确实有无数的僧伽们以自己的笃行来表明了他们非凡的虔诚，也正因为这一点，才使得佛教成为当今世界上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称的三大宗

教。

宗教是神秘的。

佛教的僧伽们也是神秘的。

每一种宗教，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

每一位僧伽，也是一个独特的世界。

这些世界，是缤纷的、复杂的。

佛教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只要有悟性，人人皆可以成佛。

从这一角度来说，一人即一佛。

一佛也即是一个世界。

让我们稍稍撩起那层笼罩在“佛”身上的神秘帷帐，轻轻驱散那些神秘的烟雾，看一看被裹在袈裟里面的人吧！

目 录

第一章 佛法西来·····	(1)
释迦牟尼：一位智者·····	(5)
丝绸古道上的先行者·····	(9)
禅宗：一个漫长的西学东渐过程·····	(15)
面壁：传道者的寂寞·····	(17)
春碓：宗教改革者的磨难·····	(26)
南朝四百八十寺：一些现时的资料·····	(39)
第二章 千磨万劫·····	(43)
社会大背景的变换·····	(43)
法门寺的火焰·····	(50)
“文革”大浩劫·····	(57)
不堪回首·····	(65)
覆巢之下·····	(71)
“和尚造反派”·····	(84)
另一种“和尚造反派”·····	(90)
历史：令人心悸的一页·····	(100)
历史：令人振奋的一页·····	(109)

第三章 一佛一世界·····	(119)
悲欣交集·····	(119)
不僧不俗亦僧亦俗·····	(126)
优劣参半话一空·····	(131)
人间天上·····	(140)
带“背光”的比丘尼·····	(145)
未完成的大师·····	(155)
一只大木鱼 毕生血汗钱·····	(165)
信徒香客种种·····	(172)
第四章 佛门新谭·····	(181)
旧庙“新”事·····	(181)
新庙旧事·····	(191)
湘西怪寺·····	(202)
艺术造万佛·····	(207)
塑菩萨的专业户·····	(214)
影视给寺庙带来的·····	(222)
“盲流和尚”种种·····	(232)
佛门广积佛缘之道·····	(243)
附录 进庙看佛·····	(251)
后记·····	(270)

第一章 佛法西来

刘庄做了一个梦。

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汉明帝的男人倒是经常做梦，可都没有昨晚这个梦那么离奇：他在梦境中见到了一个金色的神人，通体放光，正绕着他的宫殿上下飞翔。神人是什么模样？刘庄没看清，只记得他的身材十分长大，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醒来后，刘庄觉得很高兴：莫非，这是天上神明在冥冥中示他以吉兆？早上上朝的时候，他将这个梦遍告群臣，希望能得到一个圆满而明晰的详释。

太史傅毅学识渊博，出班回奏道：“臣听说在西方的天竺国里有一位得道者，其号曰佛，他身長一丈六尺，面黄金色，身有日光，轻举能飞。陛下所梦见的恐怕就是他。”

刘庄似乎得到了启发，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作使者前往西域去访求佛道。蔡愔等人出发后吃尽了千辛万苦，在西域的大月氏国遇到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他们答应随蔡愔等人到东土汉地来。于是，蔡愔等偕摄、竺二人，用白马驮着求得的佛像经卷共回洛阳。汉明帝见到这两位胡僧，心中十分高兴，下令以客礼待之，并特地建立了精舍供他们居

住。这一住处就是著名的最早汉地佛寺白马寺。摄摩腾和竺法兰就在寺里译出了最初的佛经《四十二章经》。

中国的佛教徒们牢牢地记住了这一件事，他们普遍将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看作是佛法东传的时间。

当然还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说法，传说和史料混淆在一起，使人莫衷一是。然而，汉明帝遣使西行迎佛这一史实却是确凿无疑的，此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宗教，以至流传至近两千年后的今天仍旺盛未灭。

袁宏在《后汉记》里这样写道：

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通百物而大济群生。……有经数十万，以虚无为宗，包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死生报应之际，莫不瞿然自失。

这一观点，实质上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佛教的普遍理解。

佛教的东弘中华，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宗教的传播。

它没有像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那样借助于血与剑，也没有用炮舰同时载着洋枪洋炮和传教士，更没有像伊斯兰教那样与异教徒发生亘长达几千年的宗教战争。它的弘扬，是一种和平式的远播，是在自觉自愿的奉迎下发展起来的。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当佛教在它的产生地已渐次消亡的时候，它竟在喜马拉雅山东侧的邻邦得以扎根，甚至战胜了中国的本土宗教从而赢得了数以亿计的痴迷信徒。时至今日，佛教已作为一种文化、一种艺术、一种学问或一种理性的精神在中国众多的民众中潜移默化，这样一种效果，恐怕是罗马教皇、土耳其苏丹王或成吉思汗的铁骑兵们都不曾达到的，它又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迪呢？

佛教为什么能在中国流传？对这一问题，历来便有见仁见智的说法，一位学者这样认为：

一种宗教能否被他民族接受，一般地受三种因素制约：一、该宗教的传播魅力。二、接受该宗教的民族是否需要。三、宗教自身教理教义的完善程度。佛教于两千多年前在中国的流传，就是受上述条件制约的。^①

一位外国学者则这样评价道：

佛教对于中国人生活上深刻的影响，中外人士一样都往往估计得太低，假使他们能够把他们的观

^①引自《中国写作美学》，普颖华著，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出版。

察超越了残破颓败的庙宇，超过了一些没知识的和尚，超越了宗教和迷信（中国农民把迷信当宗教）并为一谈，这种估计上的错误就越可避免。老实讲，要明瞭中国的文化，不能不了解佛教在中国以往的成绩，正如要对西洋文明下一个正确的估计，不能不了解希腊、罗马、希伯莱的影响一样。①

确实，在中国，佛教已更多地作为一种文化而不仅限于宗教的存在，它是那样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哲学、文化和艺术，以至已和中国的本土文化紧密结合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了。任何一提到它就简单地斥之为唯心主义迷信的粗率做法都无助于对它的了解。

佛教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诚然，到了宋元以降，中国的佛教已走完了它在隋唐时代的极盛而趋于衰微，仅仅成为儒、释、道鼎立的三教中的一支了，但它在今天毕竟还存在着而并未消亡。对这一点，任继愈先生在《中国佛教史》里指出：

宗教的存在除了思想认识的原因外，还有它的阶级土壤和社会土壤。只要有阶级、有贫富、有压迫，人们不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就为宗教提供了存在的条件。

有鉴于此，回顾一下佛教东渐的道路，是颇有兴味的。

①引自《佛教与中国文化》，伯乐里德，上海书店出版。

释迦牟尼：一位智者

公元前四、五百年的时候，孔子带领着他的弟子们风尘仆仆地奔走在中原大地上，想用他的学说去影响割据的诸侯们，从而建立一个以施仁政为中心的儒家王国。几乎与此同时，在与此相隔万里之遥的喜马拉雅山的南麓，也有一位智者在进行着他的学术活动。他，就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

这位被誉为“释迦族中的圣人”的人本名乔答摩·悉达多，悉达多的含义是“成就者”。当他成道以后又常被简称为佛陀，意为“觉者”或“觉悟真理的人”。佛教的得名也便缘于此。

悉达多生于一个帝王之家，他父亲净饭王是古印度一个叫迦毗罗卫的小国国王，母亲摩耶夫人是邻国国王的长公主。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应该是很幸福的了。尽管悉达多自己尚未意识到，但净饭王却已寄予他很大的希望，让他从小就接受了婆罗门学者的正规教育，还让他学习骑射，想让他继承自己的王位和社稷江山，做一个有文治武功的君主。

如果悉达多按照父亲的意愿去做，或许这世界上仅仅多了一位转轮王而缺失了一门宗教。年轻的悉达多善于沉思，并不愿意走上净饭王为他安排好的道路。他困惑于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感触于人生的种种苦难，萌生了出家苦修的念头，要去找寻一条解脱的道路。

在当时的古印度北部，同时并存着十六个国家，此外还

有四个小国依附于它们。迦毗罗卫就是一个奉憍萨罗为宗主国的小国，其处境危在旦夕。另外，在这些国家中则普遍建立起了印度特有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这四大种姓的社会地位相当悬殊，此外还有更低级的、被排斥于四级种姓之外的不可接触的“贱民”。这样一种阶等森然的社会，自然是不平等的。悉达多生于深宫之中，贵为人极，享尽奢华，即使在成年娶亲后，有了一位美丽的妻子和活泼的儿女，居住在父王为他筑构的“寒、暑、温”三时宫殿里，也未能消遁因社会不平而萌生的忧患意识。

据传说，悉达多苦思而不得其解，曾经出游东南西北四个城门。第一次出游，见到的是一位老人；第二次见到一个病人；第三次见到一个死人；第四次则遇到了一位苦行僧。这恰恰是人间一切苦难的象征。悉达多心烦意乱，打马回宫，似乎受到了启示，觉得世事无常，人生如幻，坚定了他出家以追求最高真理、求得彻底的大觉大悟的决心。

一天夜里，二十九岁的悉达多抛妻别子，骑着一匹白马悄然出宫，舍弃了俗世的荣华，走上了苦行的道路。他来到了一个森林中，脱下了王子的服装，换上了粗布衣裳，剃去了须发，终于成为一名修道者。

在这以后的六年里，悉达多到尼连禅河旁伽闍山的密林深处减食苦行，又曾到摩揭陀国去寻访阿逻罗、迦罗摩和郁陀迦·罗摩子修习禅定，然而均未获真谛，以至被饿得形容枯槁、肋骨毕现，有如骷髅。

上下求索而不得反招致了自己肌体和精神的饥渴这件事，促使悉达多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行为的可能性，他终于理智地觉悟到：“如是等妙法，悉由饮食生。”不吃饭，妙法是

寻求不到的，悉达多决心重新生活，于是来到尼连禅河里去一洗六年的积垢，又接受了一位牧女供养的乳糜，这才恢复了元气。他的这一行为被随行的五位侍者所误解，认为他为色、食所迷，放弃了苦修，都失望地离开了他。

特立独行的悉达多却矢志不渝，他走到菩提伽耶附近的一棵菩提树下，面对东方，结跏趺坐，发誓若不能证到无上大觉，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起身。悉达多在树下坐了七天七夜，根除一切杂念，澄思静虑，思考人生得到解脱的真谛。七天的苦思冥想，战胜了来自各方面的烦恼魔障，最后终于豁然开朗，彻底觉悟成道。乔达摩·悉达多成了获得无上大觉的佛陀释迦牟尼。

这一年，乔达摩·悉达多三十五岁。

这一天，正是中国农历腊月初八。

释迦牟尼成佛后，来到波罗奈城的鹿野苑，寻找原先弃他而去的五位侍者，向他们宣讲自己获得彻悟的道理，提出了通往佛家最高境界“涅槃”的修行之路。五位侍者被他的说教所吸引，投入释迦门下成为佛最早的五位弟子。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初转法轮”。

这以后，释迦牟尼率领弟子在中印度恒河流域各地说法传教达四十五年之久。直到他八十岁时因误食毒物而圆寂于拘尸那迦城后，他的弟子们仍在游化四方、敷演佛法。这以后又有过弟子们的六次集结和阿育王、迦腻色迦王借助王权的大力提倡弘扬，终于使佛教的地位得以确立。

如果去除佛经中和传说里的种种荒诞不经的说法而综观释迦牟尼的一生，实际上他是一位以自己行为去实践、去探索真理的智者、学者和思想家。

原始的佛教更多的是一种哲学而不是宗教，它是释迦牟尼独创的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法。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尽善尽美，也未必使人们都乐意接受，但毕竟有着它卓然独立的个性。和其他的宗教相比，它更注重个人的修炼，它选择的是一种温和的方式，因而更具有东方的色彩。有人提出，佛教至少有两点接近于现代科学：一是它的“诸行无常”，它认为世间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永久的、不变的，万象乃真如各方面的表现，这一点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若干的相似；另一是它的“悟”，要人先去体验，然后再去接受真理，这也接近于人类最初用科学方法来说明宇宙现象的方法。

和孔子一样，释迦牟尼在生前并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的一切思想，都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弟子们结集而追忆补记汇集的，因此，传之至今的佛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释迦牟尼的初衷，这也许是一个永恒的谜。加之佛教对于过去和未来世界的精彩描绘又使人无法验证，所以它的由哲学演变成宗教恐怕也是一种必然。

释迦牟尼和孔子，这两个几乎同时代的智者，竟然共同影响了一个文明古国的思想界达两千年之久，这也是一个东方的奇迹吧！

依佛教的定义，佛就是一个“正觉、等觉、无上觉”三觉圆满的人。也就是说，佛不但自己已经大彻大悟，而且进一步帮助众生也能够觉悟。佛教主张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区别仅在于：“佛是已经觉悟的众生，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谁能达到那种至高境界而三觉圆满，谁就是佛。

乔达摩·悉达多以他一生的追求印证了这一点。

倘若拂去笼罩在这位“释迦族的圣者”头顶上炫目的光